

海峡

海峡原创长篇精品

成台令

英哲 著

海峡出版发行集团
海峡文艺出版社

成台令

英哲 著



海峡出版发行集团
海峡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戍台令/英哲著. —福州:海峡文艺出版社,2016.3
ISBN 978-7-5550-0746-3

I. ①戍… II. ①英… III. ①长篇历史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055954 号

戍台令

英 哲 著

责任编辑 何 欣

助理编辑 刘含章

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
海峡文艺出版社

经 销 福建新华发行(集团)有限责任公司

社 址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14 层 邮编 350001

发 行 部 0591—87536797

印 刷 福州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邮编 350008

地 址 福州市金山橘园洲工业区台江园 6 号楼

开 本 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/16

字 数 320 千字

印 张 22.25

版 次 2016 年 3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550-0746-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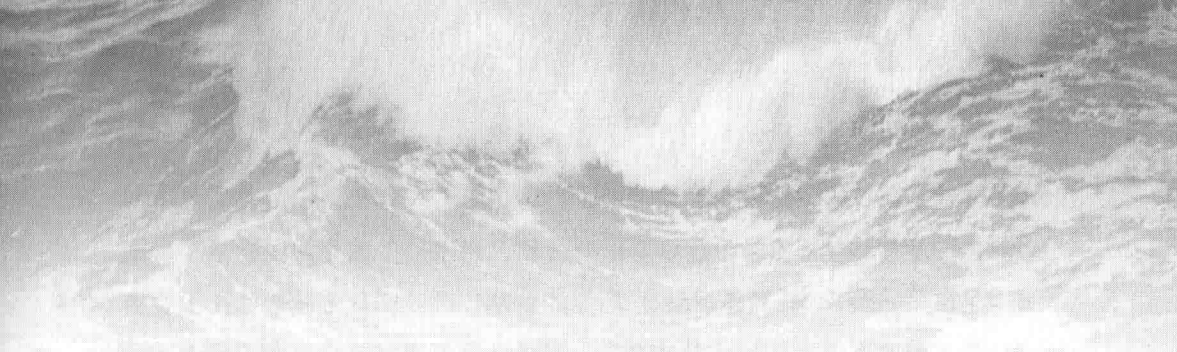
定 价 40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寄承印厂调换

目

录

第一章		1
第二章		42
第三章		113
第四章		157
第五章		210
第六章		285
尾声		352



第一章

一

与船厂总监日意格一同登上“济安”号战舰时，沈葆桢明显感觉到头顶龙旗漫卷，脚底浪拍船舷。他忍不住看了一下天空。

天上带红晕色的白云，被风撕扯开来又闭合。时而明亮时而灰暗的光线，从破碎的云层缝隙中漏了出来，照在潮水涌动的江面上，反射到船舷、舰桥上，光影摇曳不定。

沈葆桢看到了这一独特的景观，脸上不禁现出难见的欣喜之色。

日意格注意到了沈葆桢的神情变化，他感兴趣地问：“大帅，你好像很喜欢看台风云？”

“福州是沿海古城，”沈葆桢脸上漾起孩子般的笑意，“我从小在此长大，跟许多福州人一样，一见到台风云，就会兴奋地奔走相告。”

日意格不解地问：“这是为什么？”

沈葆桢忆道：“福州有句谚语，叫作‘风台（福州方言，即台风）起有梨拾’。”

“风台起有梨拾？”日意格生硬地重复着这句福州话。

“对！台风一来，树上的梨子都被刮到地上，光屁股的孩子们都跑到梨



树下抢着拾梨子。”沈葆楨笑道，“因‘天掉地拾’（福州方言），梨园主不能骂孩子们来偷摘梨。”

日意格羡慕地说：“这真好玩。”

沈葆楨收起笑容，不无忧虑地说：“只是节气已过立冬，似乎还有台风生成。”说着，又往天空看了一眼。

“这不足为怪。”日意格说道，“两年前这个时候，不是也有一个台风生成，结果闹出了琉球人被误杀的事件？”

“是啊，那场台风闹得我们好被动。”沈葆楨叹说，“现在都快十二月了，天上还出现台风云，我怕明年天年不好、运道不利。”

“不会的不会的。”日意格一面安慰，一面转移话题说，“‘济安’号明天要试航，还要试放火炮，检验战舰各种承受能力，我们还是赶快巡察去吧。”

日意格学清朝官员礼仪，伸手一让，沈葆楨会意地向前走去。

沈葆楨结识日意格，是在他出山接任船政大臣之初。

时任闽浙总督的左宗棠，将日意格介绍给沈葆楨，说日意格年轻时就来中国工作，起先在武汉、上海海关任税务司，不久前又调到宁波重复原来的工作。

左宗棠说日意格为人实在，积极能干，原为法国海军上尉军官，对海军作战、军舰制造都很有经验。左宗棠还说，能得此人才，船政建设将如虎添翼。

沈葆楨将信将疑，尽管他十分敬重左宗棠，但他识人用人自有一套方法。他重在观察、考验。

近距离交往一段时间后，他发现日意格诚实厚道、办事认真，常住公所，从不随便借故擅离职守。日意格还自觉遵守规章制度，每天准时上下班，从不迟到早退。定点在局里办公，同员工一起工作，处理问题、安排工程，有条不紊。

有两件事让沈葆楨印象尤深：一是郑兵卫等人去暹罗、仰光采办木材回来，日意格都要严格检查，细细过目每一项开支用度，揭开了以文同梧假冒

槽木从中贪污的案子。二是总监工达士博违反合同规定，而日意格能坚持原则，不顾同国同乡面子，不惧法国驻福州领事巴世栋的粗暴干涉，顶住海关税务司美理登的责难与处罚，坚决执行沈葆楨提出的“权自我操”的主张，将态度极为放肆、气焰十分嚣张的达士博开除出船政局。

经此二事，沈葆楨觉出日意格的忠勤正直，他佩服左公的观人术，喜欢上了这个高鼻梁蓝眼睛的法国人。为使其享受天朝封赐之荣耀，他亲自奏请朝廷，授日意格提督衔，赏戴单眼花翎。

日意格见沈葆楨如此敬重自己，也将沈引为知己，二人亲密无间，常常促膝谈心。

有一次沈葆楨说：“你现在是提督衔，按中国称呼习惯，多是姓氏与官称连起来叫，可你却叫日意格，为了方便，你就干脆姓日吧。”

日意格问：“日？是不是你们说的太阳？”

沈葆楨说：“正是。”

“太好了，就从你意，姓日吧！”日意格高兴地叫起来，“以后我就是马尾造船厂上空的一轮太阳！”

从那时起，沈葆楨便叫他“日军门”，日意格则称沈为“大帅”。

沈葆楨与日意格边走边谈，从前甲板到后甲板。一路上，士兵们忙着擦炮筒，往转盘摇把里上润滑油，见二位大人走来，都立正行礼。沈葆楨与日意格一一回礼，并细致地察看一门门刚刚安装好的新炮。

日意格用流利的汉语向沈葆楨介绍道：“我们给战舰安装了十一门大炮，全是德国造的克虏伯后膛钢炮，能把三四百磅、一千七百磅甚至两千磅的炮弹发射到前所未闻的距离。巨炮分布是这样的：前甲板二门，后甲板一门，左右舷炮各四门，都能上下升降左右摇动，火力配备大大超过日本新造的‘日进’号战舰，没有世界第一也有第二之称。”

听着日意格的详尽介绍，沈葆楨心里涌起一阵激情，暗想：能多造几艘这样的战舰，保卫万里海疆就有雄厚的本钱了。

涨潮时刻，宽阔的江面如巨人的肚皮，一鼓一瘪的样子，仿佛在深



呼吸。

随着日意格的引领，沈葆桢钻进机舱。

正在调试的英国人斯宾赛特与其助手一见，立即直起身子立正报告：“机械师斯宾赛特，恭请大帅检视！”

沈葆桢挥挥手，说：“工作场所不必多礼。”

斯宾赛特等人说了声“谢大人”，又弯下腰身拧螺丝调齿轮。

日意格指着巨大的轮机，不无得意地说：“这是最新式的康邦卧式轮机，马力大、动力强，达到两千四百匹，带动船尾一双螺旋桨，单个每小时转九千三百六十圈。逆风逆水行时一小时可行七十多海里，乘风顺流时一小时行九十多海里，风平浪静时每小时行八十多海里。”

沈葆桢抚摸着巨大的飞轮，脸上露出难得的笑容。

日意格看在眼里，喜在心头。他谈兴正浓，又有点卖弄的味道，对自己督造的战舰夸了又夸。

“大帅！”日意格叫道，“在阁下您的领导下，马尾造船厂已跃升为远东第一大造船厂，日本的横须贺造船所已无法跟我们比肩了。”

“日军门，”沈葆桢问，“葆桢多次听你谈到横须贺这个名字，你怎么这么熟悉日本的造船厂？”

“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吧！”日意格有点狡黠地说，“我有一个老乡，名叫莱昂·维尼，本想请他来咱们马尾一起办厂，可他坚持要去日本。还说，要与我竞争，看谁办的厂大、造的军舰多。”

“那厂子情况如何？”

“动工开建比我们马尾船政还早一年。”日意格不屑地说，“花了四十万两黄金，七八年时间，才在明治四年（1871）建成一座打铁厂、一座造船厂，开设了一所法语学校。而我们只用不到两年时间，就建起了铸铁厂、轮机厂、水缸厂、铁肋（铁肋指钢板制成的船壳）厂、截铁厂和拉铁厂等九个工厂和十二个车间，还办了前后两所学堂，招收的学童与工厂工人也是他们的两三倍多。”

“照你所说，马尾船厂比横须贺造船所大得多？”

“至少大三倍以上，生产能力也比他们强！”日意格得意扬扬、满面红光地说，“现在我们不仅能自制铁肋、铁梁、斗鲸、铁龙骨，制造用于锅炉壁四尺阔的铁板，而且还能仿造大功率的蒸汽轮机。我们这艘‘济安’号战舰，就是自己建造的铁肋木壳船，周身都包上了铁板。以后，我们还会建造全钢板的大巡洋舰！到那时，我们就可以建起亚洲第一，在世界上仅次于英、法两国的第三大海军舰队！”

江浪拍打着船舷，传递进来的声音既结实又沉重。

“朝廷的想法是，能够防御外来侵略就够了。”沈葆楨说，“我们只想保卫自己的家园，决不想侵占别人的一寸土地。”

“不不！大帅！”日意格叫道，“当今世界弱肉强食，你不打他他就打你，仅仅防御是不行的，还要有进攻的能力。只有搞攻防兼备，打退敌军之后还能把敌方的国土打得稀巴烂，自己的国家才能立于不败之地！”

“也许你说得对，可我们朝廷不这么想。”沈葆楨脸上露出严肃的表情，“眼下关键的关键，还是多造几艘战舰，让各海口港口有足够的防御力量！”

“防御防御，等到人家打上门来，你已经太被动了！”日意格不悦地走出机舱。

“此话怎讲？”沈葆楨紧随其后跟了出来。

“我的老朋友维尼说，日本发展海军目的性非常明确！”日意格回过头来带点神秘的口吻说，“就是利用海军，离开那些破碎的岛屿，向海外扩张，踏上大陆，其首选地就是你们北面的满洲里和南边的福建、台湾！”

“有这等事？”沈葆楨极严肃地追问。

“不信我把维尼的信给你看。”日意格认真地说，“他还警告我要小心看好船厂，搞不好连造船厂都会变成他的一个分厂！”

沈葆楨顿时沉默不语，面色凝重，半年前的事，再次袭上心头。

初夏的一天上午，几个自称是琉球来的人突然出现在船政局前，说要拜见沈大人，想到船厂看看能否定制“福船”（福州人自古以来擅长造船，所



造的巨型船只均称“福船”)。沈葆楨热情接待,打算亲自带领他们参观各工厂车间。

恰巧此时,原册封使、现任福州琉球馆执事的赵新,奉命护送贡使及皇上回赠的礼物去琉球,顺路经过马尾,特意上岸拜会沈葆楨。

赵新与那几个“琉球人”一照面,双方都惊讶不已。赵新认出了其中的岛义勇和桦山资纪,悄悄对沈葆楨说他们不是琉球人,而是地地道道的日本人。

沈葆楨一听,立即借故取消参观。

赵新还说,他们假冒琉球人的目的就是好刺探我船厂、军港机密。因为日本人知道,琉球国与大清国友好,又是宗藩关系,自报琉球人等于领了进入大清国的通行证。

明显的上当受骗所产生的羞愧、屈辱感,让沈葆楨愤恨自责了好一阵子。不久,他想出了应对办法:秘密决定成立一个侦察处,专门应对日本间谍的刺探。他密令贝锦泉为委员,公开身份为“万年清”号上的管带,暗中兼管反奸细稽查工作。

他又委任船政同知文绍荣为协办,并从保卫船厂的健丁营中抽调三十个枪法精准、身手不凡的兵勇归贝、文统帅。

考虑到侦探事关律法,而严复在学堂学习中有被欧西律法迷住的倾向,便把他派给贝锦泉做助手;而自己的外甥林泰曾历来胆小怕事、缺乏历练,也决定命他跟贝锦泉经风历雨、接受考验……

跟在日意格身后,沈葆楨一步一步爬上扶梯,登上高高的舰桥,头顶的龙旗啪啪作响。

他们迎风伫立,日意格仍在一旁唠唠叨叨地说着战舰、军港的建设,沈葆楨却不置一词。他举目四望,果见天地宽阔、气势恢宏。高天寒流滚滚,推动着云朵飞驰,原来底部呈淡红色的云层,现在变成浓厚而沉重的乌云,且越堆越厚,大有欲把紧贴天边的山头压垮的架势。

再看天地间,原来有阳光从云缝中漏下来,照在江面上闪光跃金,可此

时却因没了光线，江面上闪耀着幽冷的白光。

突然，传来骚乱之声。

沈葆楨循声看去，只见甲板上、舢装码头上，工人士兵都停住手中的活，望着东北天空比画着、议论着，声音里充满着慌乱、惊恐，空气中弥漫着不安的气氛。

“大帅快看！天塌了两个大窟窿！”站在扶栏前的日意格惊叫了起来。

沈葆楨顺指望去，见东北天边浓厚的云层快速地撕裂开来，现出两个大窟窿。窟窿里以蓝天为底，以白云为边，形成一对硕大无比的巨眼。

令人惊讶的是，巨眼中心又生一小孔，类似眼睛的瞳孔，阳光从瞳孔中射出，犹如刺目的凶光射向大地。

“台风眼！”沈葆楨忍不住叫出声来，“如此天象出现，恐是上天示警！”

“不，不！”日意格纠正道，“台风眼不过是气象学上的一个名词，它与警告、提醒扯不上任何关系。”

“台风眼多出在海面上、陆地上，可今日却出现在天上。”沈葆楨有点执拗地辩解道，“在闽台两地，人们一见到它都会及早准备，以避灾祸。”

“这是迷信，没有任何科学依据。”日意格大摇其头，劝沈要相信科学。

“可在东方，我们讲究天人感应。”沈葆楨深信不疑，“地上的帝王将相有失检点或行为不端，天上就会提早示警。你还记得六年前出现的台风眼吧？”

被沈葆楨一提醒，日意格的脑海里立即呈现当日极为可怕的场景。

地处三江口的马尾，风狂雨骤巨浪滔天。天地间到处响着倒塌声，被掀翻的厂房屋顶在空中飞毯般急驰，瓦片砖块或如蝴蝶飞舞或如陨石般砸地，两人合抱的树木被连根拔起，胳膊粗的铁链也被挣断，停泊江中的那艘意大利千吨货轮在惊涛骇浪中倾倒沉没！

“那场强台风来得太可怕了！”日意格心有余悸地说，“舢装码头坍塌了一半，船坞也遭到严重破坏。大帅你为此还自请处分，朝廷降你一级，一个月少拿一百两银子。”



“之前也看到这台风眼，可我没引起足够注意，结果厂毁船损！”沈葆桢不愿再说下去，而是挥了挥手。日意格明白沈葆桢要下船，便扶着他小心地下了舰桥。

软底靴刚刚着地，贝锦泉就来到了面前。他向日意格行了个军礼，日意格知道有秘事禀报，便知趣地走开了。

贝锦泉原是浙江水路提督，常驾船在江河湖海追逐倭寇，打击海匪、走私犯等，功勋卓著、名震江浙。

沈葆桢十分看重贝锦泉。任职江西时，就曾借调贝锦泉到广信府剿匪灭寇；升任船政大臣后，又把贝锦泉调到身边，当“万年清”管带兼稽查委员，负责保卫船政局和造船厂的安全。

贝锦泉凑近，小声禀道：“大帅，有日本奸细潜入马尾！”

沈葆桢心下一紧，急问：“是新来的，还是原来的那几个人？”

贝锦泉说：“除了岛义勇、桦山资纪等原来的几个日本人外，一个意想不到的人也夹在其中！”

沈葆桢惊问：“是谁？”

贝锦泉压低声音说：“大人的远房亲戚郑兵卫。”

“他？”沈葆桢倒抽一口凉气，像是自语又像是反问，“不是失踪好几年了吗？”

贝锦泉没有直接回应，他也觉得郑兵卫出现得非常奇怪。

沈葆桢的心猛地悬了起来，他暗自联想，明年的灾难究竟是天生的，还是人为的？

他忍不住又向东北天边瞥了一眼。

那双“巨眼”的瞳孔里射出了凶狠的光。

二

郑兵卫走出日昌咖啡屋，钻进树林中找块平地，对着西北向撒尿。

尿前，他用福州话极下流地骂了一句“我日你奶”，然后才尿尿。“你奶”是福州话，即你妈的意思，福州人喊妈都叫“奶”或“依奶”。

至于为何要对西北向，是因为郑兵卫心中有个不愿外露的秘密。

具体地说，就是他恨透了沈葆楨，可他又没办法实施报复，就只好每次撒尿时骂上一句。而沈家又住在福州的三坊七巷，对马尾而言正好是这个方向。

沈葆楨履新就职时，其父沈廷枫转来一封推荐信。本来，沈葆楨对亲友包括父亲在内的介绍、推荐一概不理，可是，这次看了信后，他对信中说的其中一点很有兴趣，忙请人叫来信中推荐之人。

郑兵卫兴冲冲地赶来拜见这个从未见过面的远房姻亲。沈葆楨见来人眉清目秀、一表人才，心中大悦，但表情依然冷漠，他懒懒地问：“做过木材采购？”

郑兵卫一听就来劲，滔滔不绝地说了如何识别材质，如何讨价还价，如何从闽北溪涧中放排运到福州，又如何从木材坞运往上海、天津等地，说得头头是道、如数家珍，听得沈葆楨脸上绽满笑意。

“这么好的差事为什么不做了呢？”沈葆楨疑惑不解地问。

郑兵卫隐去了木材行贪污的丑事，只说老母亲年纪大又多病，想回来孝顺老母，免得成年累月在外头奔忙。

沈葆楨觉得这理由说得通，他喜欢上这个“孝顺仔”了。创办船厂，需要采购大量高级木材，而要采办就需要采购人才。沈葆楨便决定收下这个郑家亲戚推荐来的人，并把郑兵卫招收进船厂，安排在采办处任采购委员。

郑兵卫下暹罗去仰光，接连办了几批木材，如做船梁的铁杉木，为船肋的梢木，钉船板的花旗木等，都是船厂急需而且是上等的木材，沈葆楨很满意，专门多次表彰郑兵卫。

可是不到一年，在郑兵卫去暹罗采办的一批木材中，日意格发现了猫腻，指出其中二百根不是梢木，而是文同梧。

日意格告诉沈葆楨，文同梧与梢木一样，圆围合抱，长各五六丈有奇，



材巨质重，外黑中红，削皮寸许观其纹理，似坚致殊常，及施之斧凿，则随风坼裂。若为船身船底，势必经不起海水浸泡、波涛冲击。

沈葆楨闻报，亲到现场察看后，不禁大怒，命贝锦泉彻查。

贝锦泉审问了郑兵卫，郑见事已败露，只好供出他与暹罗木商勾结，以文同梧充做梢木，从中赚取差价，一次可赚几万到十几万两银子的内幕。贪污来的银两，一半给暹罗木商，另一半说是由他独吞，实际上是与文绍荣分赃，只是没有坦白而已。

取得口供与证据后，贝锦泉报给沈葆楨。

沈葆楨下令判以死罪立即执行，隐藏极深的文绍荣此时出面劝沈葆楨看在远房亲戚面子上，留郑兵卫一命，开除出船厂永不录用。

也是沈葆楨心软不忍用重典，便让郑兵卫除名，“转厝自煮与依奶齐食”（福州方言，即回乡与老母亲一起吃饭）。

此时郑兵卫尿毕，“呸”的一声，对尿尿的地方吐了一口涎水。这也是地道福州人的习惯动作，是告诉灌木中草丛里的神仙菩萨：“刚才要是不小心尿到了，千万不要怪我，我是无意的。不知不罪，多多包涵。”

郑兵卫束紧裤带，不期然抬头看了东北向一眼，忽见天边一双巨眼正怒视着他。

“台风眼！”郑兵卫惊叫一声，自寻思，难道方才没有得罪草木间的菩萨，却大大得罪了天上的神仙？

他心慌意乱间，正想拔腿离开，衣襟却被什么东西挂住。他扭头一看，像遇见厉鬼一般，惊得几乎要瞪裂了眼眶……

一个头戴竹笠、脸罩黑纱的人，紧紧抓住他的衣襟，不让走开。

“不要害怕！”那人压低嗓门说道，“我是文绍荣，有极要紧的话转告你！”

“有……有什么要……要紧的话？”郑兵卫惊慌得连说话都变得磕磕绊绊。

“你们已经被包围了，贝侦探正率人捉拿你们！”

“文……文同知大人……”郑兵卫还没叫出声，口就被对方封住。

“什么都不要说了，你们赶快逃走！”

这里地处半山腰，往哪里都不好逃。

文绍荣指了指五六百步外的一座小白楼，说那是美国驻福州领事馆设在马尾的临时办事处，去年盖的，能进去就安全了，还说他会在那里接应。

文绍荣说完，压低竹笠，倏忽消失在茂密的树丛中。

郑兵卫跌跌撞撞地跑到咖啡屋前，慌慌张张地拉开拉门，上气不接下气地说：“台……台风眼惊现，大……大难临头了！”

坐在榻榻米上密谈的山口精、岛义勇、成富清风、桦山资纪等人一听“台风眼”这三个字，不约而同地扑向窗口，向天上探望。

果然，在东北天边，一对“巨眼”正注视着他们。一片薄薄的乌云向“巨眼”移近，不一会儿便遮住那双可怕的眼睛，瞳孔里射出的精芒，也渐渐地消失在云雾之中。

“神风眼！”桦山叫道，“能见到它，是个好兆头！”

岛义勇问：“桦山前辈，这何以见得？”

桦山说：“六百多年前，忽必烈率领十万精兵，坐千艘巨舰，想要吞灭我们日本。万分危急关头，天上突现神风眼，瞳孔里射出愤怒的光。紧接着，神风眼降落在大海上，大海立即生出一个巨大的旋涡，蒙古兵连船带人全被卷入风暴中心。除了处于外围的忽必烈等人逃脱外，余者全军覆没，日本因此得救。”

山口精等人听罢，哈哈大笑。

岛义勇又问：“老前辈，我们日本人为何把台风称作神风？”

“我们的祖先认为，世界上居住着八百万天神。”桦山资纪慢条斯理地说，“其中天照大神是创世之神，最高统治者，天皇就是由天照大神创造出来管理日本的。我们国家就是神国，我们都是天神的后裔，所以遇到艰难险阻，天皇和天照大神都会随时出现，或者变成台风，或者化作海啸来消灭敌人。”

“哎呀，‘神风行动’暴露了，营长大人还有心情说神仙故事！”郑兵卫



焦急地叫道。

“放肆！”山口精厉声喝道，“你随便打断桦山老前辈的话，实在太无礼了！”

“山口君！”桦山资纪今日心情好，笑着制止道，“他是中国人，不懂得日本神道，不必计较。”然后满面笑容地问，“兵卫君，‘神风行动’怎么暴露了？”

“船厂稽查局的人发现了我们，沈葆楨下令派兵包围了咖啡屋！”

“情报可靠？”桦山资纪收起了笑容。

“我的好友方才亲口告诉我的，要我们赶快设法逃走！”

这时，咖啡屋主人岩仓菊子踏着碎步匆匆进来，报告说屋子周围树林里发现清兵身影。

“拿起刀枪，杀开一条血路！”桦山资纪双目圆瞪，方才的慈眉善目瞬间被凶神恶煞所取代。

岛义勇、山口精等人拔出“别统”（一种比手枪长又比长枪短了三分之二的新式武器，日本人称之为“别统”）。桦山资纪回到榻榻米前，收起手画的地图、侦察日记、军情民情报告书等，放进箱子。

“慢！”郑兵卫阻止道，“他们人多，我们总共只有五个人，硬拼是拼不过他们的。”

“那你说怎么办？”桦山板着脸问。

“出后门往左，有一条林中小路，直通小白楼。”郑兵卫说，“那是美领馆在马尾设立的临时代办处。美国对日本友好，能进去，那些清兵狗腿就奈何我们不得了。”

“打开扳机，立即行动！”桦山提起箱子，菊子急忙去开拉门。

“要进美国代办处，就不能带枪。”郑兵卫又说，“那样会引起美国人误会，也不利于我们装作浪人的样子寻求保护。”

“我们都是武士出身，离了刀枪还怎么自卫？”岛义勇嚷道。

“兵卫君说得有理。”桦山资纪肯定了郑兵卫的建议，指示众人把别统、

密件都藏在咖啡屋里，等事情过去后再来取。

菊子说榻榻米下设有地窖，可以把枪支、密件藏在下边，只带短刀、长刀护身就可以了。

原来，日本武士平时随身都带两把刀，一把长刀是与敌人搏斗的武器，一把短刀插在腰前，是专门为切腹自杀而准备的。打开国门后，日本向西方学习，买了不少洋枪洋炮，别统便于携带，也买了不少，挎在右侧腰眼上。

岛义勇和山口精抬起榻榻米，郑兵卫和成富清风翻开地板，一个小地窖露了出来，桦山资纪将别统等物放进窖中，然后盖上地板，按原样放好榻榻米。

菊子拉开后门，郑兵卫带领日本间谍鱼贯而出。

已是酉牌时刻，树林里暮气四合。

郑兵卫前头带路，桦山资纪、成富清风、山口精居中，岛义勇断后，手中各握倭刀，警惕地向小白楼飞窜而去。

埋伏小道两侧灌木丛中的文绍荣，见郑兵卫等人奔来，小声地下了“不准开枪要抓活口”的命令，伏在身旁的兵勇如箭离弦般冲出，如饿虎扑食般向日本奸细扑去。

桦山资纪喊声“杀”，便挥刀向清兵砍去，冲在前面的一个士兵冷不防吃了一刀，惨叫一声倒下。

成富清风、山口精、岛义勇纷纷举刀大砍大杀，众兵勇难敌日本人的凶猛进攻，接二连三倒下好几个。

文绍荣的左臂也吃了桦山一刀，仍装模作样大喊“要抓活的”。

郑兵卫对文绍荣虚晃几刀，文绍荣佯败，郑兵卫率众向小白楼方向逃奔而去。

三

小白楼的主人恒德森，一年前还是美国驻福州领事馆副领事。随着《中